

釋

史

卷百四十八至百五十

繹史卷一百四

戰國第四

魯穆公用賢

鄒穆公附

孔叢子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爲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

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穆
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
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
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
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
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
爲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
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
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
可也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
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

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草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韓非子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藏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

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
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
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
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孔叢子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
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聞之於人者雖非
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
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爲臣之辭臣之辭
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旣不然又何疑焉閭丘溫見田氏將
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
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伋雖能之義所不爲也公曰

何子思對曰彼爲人臣君將敗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
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伋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
姦非忍行也 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
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
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
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
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令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
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鳧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
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僭或作潛

禮記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
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

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

之有

○檀弓

孔叢子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

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易也疑之則舉今

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呂氏春秋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

寡人也將焉之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易也駭則舉魯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違不肖過不肖而目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易之舉也去駭從不駭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駭則易易爲舉矣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

史記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

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

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

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

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韓非子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

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禮記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

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絰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

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絰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

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

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檀弓

泄柳之母死相

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雜記

歲

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終幕魯也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縣子曰綌衰總裳非古也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檀弓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

刻

雜記

列女傳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鄰人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邪漆室女曰嗟乎吾始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禪詩外傳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續晝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謂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

爲泣也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蹶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見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反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亦漆室女之異聞

漆室女倚柱悲吟鄰人進而問之曰有注心欲嫁邪何吟之悲也漆室女曰嗟乎吾憂國傷人心豈欲嫁哉自傷懷際而爲人所疑於是褰裳入山林之中見女貞之木喟然歎息援琴而歌女貞之辭曰青青茂木隱獨榮兮變化華被含蕊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名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躬就濁世疑清兮懷忠見疑何食生兮遂自經而死○一本作大室女

說苑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

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臣氏春秋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

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濟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曰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曰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

韓非子魯穆公使眾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游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說苑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

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新書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敢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爲無費也今求粃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照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鳧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鳧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鳧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遺之技樂

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
弗畜節於身而弗衆也王與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
之事無驕燕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
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
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
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
憂行酤家不售其酒屠者罷烈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
杵婦女扶珠璣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
者愛入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
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釋史卷一百四

戰國第四

繹史卷一百五

戰國第五

吳起仕魏相楚

韓非子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立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吳起出過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魯季孫新弑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衄已衄而灰已灰而士反其土也無可爲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史記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爲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爲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